

当你不再用功利的目光审视诗词时，就会发现字里行间都是故事

你看到桃花了吗？

□魏艺涵

“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。长恨春归无觅处，不知转入此中来。”

和它的第一次见面应该是在小学课本上，我不认识它，它也不认识我。挠挠脑袋，听老师逐字逐句地讲解，回到家背诵下来，此后在语文试卷上见到残缺的它时，便多了一份底气。

第二次见到，是在高中地理的试卷上了，它完好无损，不需要我补全，倒是需要给它匹配一个自然规律。这是一道很经典的题，课本、模拟卷、老师的课件里都反复出现过，导致我每次选答案后都有几秒钟胡思乱想——白居易有没有料到残缺的诗词会出现在与文藻无关的“科考”试题上？

第三次见到，是我已经从应试教育的苦海短暂解脱的假期，闲来

无事拿起一本《唐诗三百首》，随手一翻就看到了它。这一刻，它不是默写题，也不是选择题，只是千年之前一个叫白居易的人写下的生活感悟，给我一种在看一位熟人朋友圈的感觉，突然之间我有了想和白居易对话的冲动。想追问那个我每次做地理题时都会有的疑虑，想问他如何想得“芳菲尽”这样直白又韵味深远的辞藻，想问若是此处的花朵也败了会不会想到去更高的山上看看？若看了，又作何感想？若没去看，又是为什么呢？可惜这场对话只能发生在我的脑海中。

出成绩前一晚，我正在从外地回家的火车上，卧铺车厢已经熄灯了，此时停靠在中途的一站，我的五感没有准时关闭的天赋，隔壁包间隐隐约约的谈话声，车轮与车轨的磨合声，远处乘务员提醒乘客下

车的报站声，这一切都让我更加心烦如麻。在高考前一周紧锣密鼓的测试中，我的成绩很不稳定，上下幅度足足有五六十名，高考后上网搜了真题答案，只看了文综选择题，心就凉了半截，眼睛闭上，封锁了视野，心情却飘到九霄云外，七拐八弯。我甚至想到，如果成绩不如意，不如复读一年吧？

仔细回想高中三年每一个起早贪黑的夜晚，我问心无愧，虽然偶尔也会偷懒开小差，但这便是我付出的最大努力了。四月天到处是春天的醉吟先生，在城市所有花朵都败了的季节，偶然地在山中的寺庙旁看到盛开的桃花，那支桃花大概也有和我一样的感觉吧。在大家都在迎风招展的时候，它在微冷的天气里紧闭着自己的花朵，它是否也在一直怀疑着自己是不是一枝

桃花？为何别人都能展开花枝和花儿做贴面礼，自己却只能缩在寺庙的一隅？想着想着，火车又运行起来了，噪音逐渐变得规律起来，隔壁的人声也逐渐柔和，我摇摇晃晃地驶入了梦乡。第二天收拾妥当回到家已经是中午十二点，吃完饭刚好是下午一点——查成绩通道开放的时间。我和朋友约了一起查成绩，收拾好出门，见面已然一点半了，查分网站一路通畅，我按下“查询”按钮后甚至都没有一个小圆圈让我和网络都缓冲一下，映入眼帘的是我的总分和各科明细，我的成绩比我估分高了二十多分，这是我高中三年总分最高的一次，也是唯一一次全班第一。我长吁一口气，仿佛能看到微风吹动漫山遍野的桃花，是啊，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

始盛开，长恨春归无觅处，不知转入此中来！

这首诗如一幅画布一样在我脑中铺展开来……

远离了教辅的标准解析，远离了试卷上框起来的答题区域，我才真正拥有属于我自己的对一首诗的解释权；无需曲水流觞，无需博览群书，十二年的学校教育已经让我们牢记了诗词海洋中最精华的那一部分，并在生活中不断重塑自己对一首诗的理解，发现属于自己的跨越，这便是诗词的力量——跨越时空，与古人对话。

当你不再用功利的目光审视诗词时，你会发现字里行间都是故事；当你处于某某某景中，脑子里自然而然地蹦出一首平仄协调的诗时，你已然找到了自己的桃花。



乡间(水彩) □叶力行 [香港]

即使不能一生相守，但这样一场花开，足以美丽他们的一生

请用雪来款待我

□梁媛

如果你一无所有，请用雪来款待我。——晨起读书，读到这么美好的一句，心顷刻融化了。

想起白居易的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”，古代文人最有雅兴的事，莫过于在下雪的夜晚，约上三五知己，围炉取暖，说点闲话，读点闲书，唱点小曲，喝点小酒，任窗外的雪与夜色，慢慢倾城。

我所在的小城，可谓四季如春，鲜有下雪，即使在冬天，也不是满目萧条，总有些花在开着，譬如九重葛、扶桑花、兰花、月季。树多半也绿得饱满葱茏，偶有梧桐、桉树、黄桷，顶着一树的橘红或橙黄，站在天地间，才让人恍然，这季节已是冬了。真的是“冬到江南叶未凋，最是赤橙黄绿时”。

因为不曾见过雪，我对雪的想象是浪漫且丰富的，漫天飞舞，处处银装素裹，那是怎样一个童话世界？那年，妹妹在北京读研，寒冷的冬，窗外飘起雪来，纷纷扬扬，美不胜收，一教室的学生，来自五湖四海，多半是少见过雪的，无数颗心，不再安坐在教室里，而是和着窗外的雪花一齐起舞。不知谁说了一句：“白雪纷纷何所似……未若柳絮因风起。”千年前的场景，顷刻重现。那是东晋时期，谢太傅在寒冷的雪天举行家庭聚会，和他的侄子侄辈讲诗文的趣事。门外的雪渐渐下得大了，太傅高兴地问：“这纷纷扬扬的白雪像什么呢？”他哥哥的长子谢朗说：“跟把盐撒在空中差不多可以相比。”他另一个哥哥的女儿谢道韞说：“不如比作风柳絮满天飞舞。”这轻松和谐的画

面，后来被南宋文学家刘义庆写进他的《咏雪》里，温馨的一幕，于是成了佳话，千古流传。

雪纷纷扬扬地下，到了下午，地面上已积了厚厚的雪，班里的学生坐不住了，老师善解人意地提早下课，一班学生便如小鸟一般飞出户外，玩起雪来。有的用围巾或帽子接雪，有的打雪仗，妹妹则和几个同学堆雪人，雪人堆好了，她兴奋地与我视频聊天。我看见白茫茫的院落，一个胖胖的雪人坐在中间，圆圆的脑袋，黑色的眼睛，红红的嘴巴，端的可爱。一群男女，围着它笑着跳着，这样欢喜的场面，经久留在我的脑海里。

又想起在电视里看到的一个故事：男孩在北方，女孩在南方，隔着千山万水爱上了，却因种种原因，不能厮守。最深的冬，男孩的北方大雪纷飞，女孩的南方没有雪，女孩说，真想看看雪花哦。男孩于是打开手机视频，迎向漫天的飞雪。女孩看到了，洁白的雪一朵一朵，像花瓣一般飘落，笑了，轻轻地，雪开花了。是的，雪开花了，在心底。即使不能一生相守，但这样一场花开，足以美丽他们的一生。

雪，纯洁、晶莹，象征着美好的情意。正在胡想，手机铃声蓦地响了，是朋友的问候微信，我很调皮地把这句“如果你一无所有，请用雪来款待我”发给他。朋友是生意人，且是“直男”一个，他很快很不文学地回我：我还不至于一无所有吧，你到深圳来，我大餐请不起，请你吃你喜欢的街边小吃还是请得起的。我忍不住捧腹，回他：心意已在，你已用雪款待我了。

天空很空，它们低头的玄机，只有它们自己懂

山居五题

□川梅

不动。

娘不动，风也不动，地里的庄稼也不动，它们跟娘一条心，都看娘的眼色行事。看幼鸟在娘花白的头上，玩得开心。离娘不远处，稻草人举起竹竿，长长的影子晃过来，幼小的鸟以为有真人来赶鸟，赶紧飞了。鸟飞走了，娘才动。娘一动，山谷里的一切就都动了。

懂事的溪流

从高崖上跌下，溪流就老实巴交了，仿佛一经过生死，就会懂事。

学会了低头，往低处寻找活路。开始相信有容乃大。对低处的那些需求，再不吝啬，不嫌贫爱富。哪怕是卑微如蚂蚁，也慈悲为怀。

付出多起来，石头给它让路，花草给它让路，尘世间的弯弯绕绕也给它让路，渐渐就大起来了。大起来，就有了方向。

柔软的美学

它们开始都是直性子，往上拱。拱到合适的高度，不用人教，就把头低下来。

天空那么高，那么空，那么慈悲，它们集体低头弯腰的场景，十分柔美。

天空很空，它们低头的玄机，只有它们自己懂。也许最硬的性格，也要掺杂柔软的美学，才能适应苍天。

是的，故国的一切都变了，然而，熟悉的语言与音调，熟悉的面庞与褶皱

归去来兮

□黄惟群 [澳大利亚]

在海外生活三十多年，每次回到中国，感觉就像眼前与我有着天然协调的一张画，不容思考、不用犹豫，一秒钟，便能一头栽入、消失、融化在这张画中……

大多记忆，都是用生命刻下的。童年时，爬上树上捉知了的身影，天花板上那个一支光的通夜小灯，罩上崇明土布的沙发，上学走过的弄堂，收音机里传出的缠绵越剧，冬日夜晚父亲的咳嗽，隔壁李家大哥小提琴的婉转叙述，还有，自行车的“铃铃”响和公共汽车“咣当、咣当”的换挡声，以及不时一阵淅淅沥沥飘忽忽忽的雨。一点喧哗，一点骚动，一点烦躁，一点沉闷……是梦，是音乐，儿时听惯的，一次次，在这梦一样的音乐中沉沉睡去、朦朦胧胧地醒来……

只要踏上这块土地，浑身细胞便会立刻活跃、飞舞，从脑中、体内飞出去，飞到每寸每片每个视线的空气、音波中。

是的，故国的一切都变了，然而，熟悉的语言与音调，熟悉的面庞与褶皱。不用努力，就知道周围发生的一切，就能分辨空气音波中最细微的含义。一切都熟悉，亲切，热闹，太热闹，到处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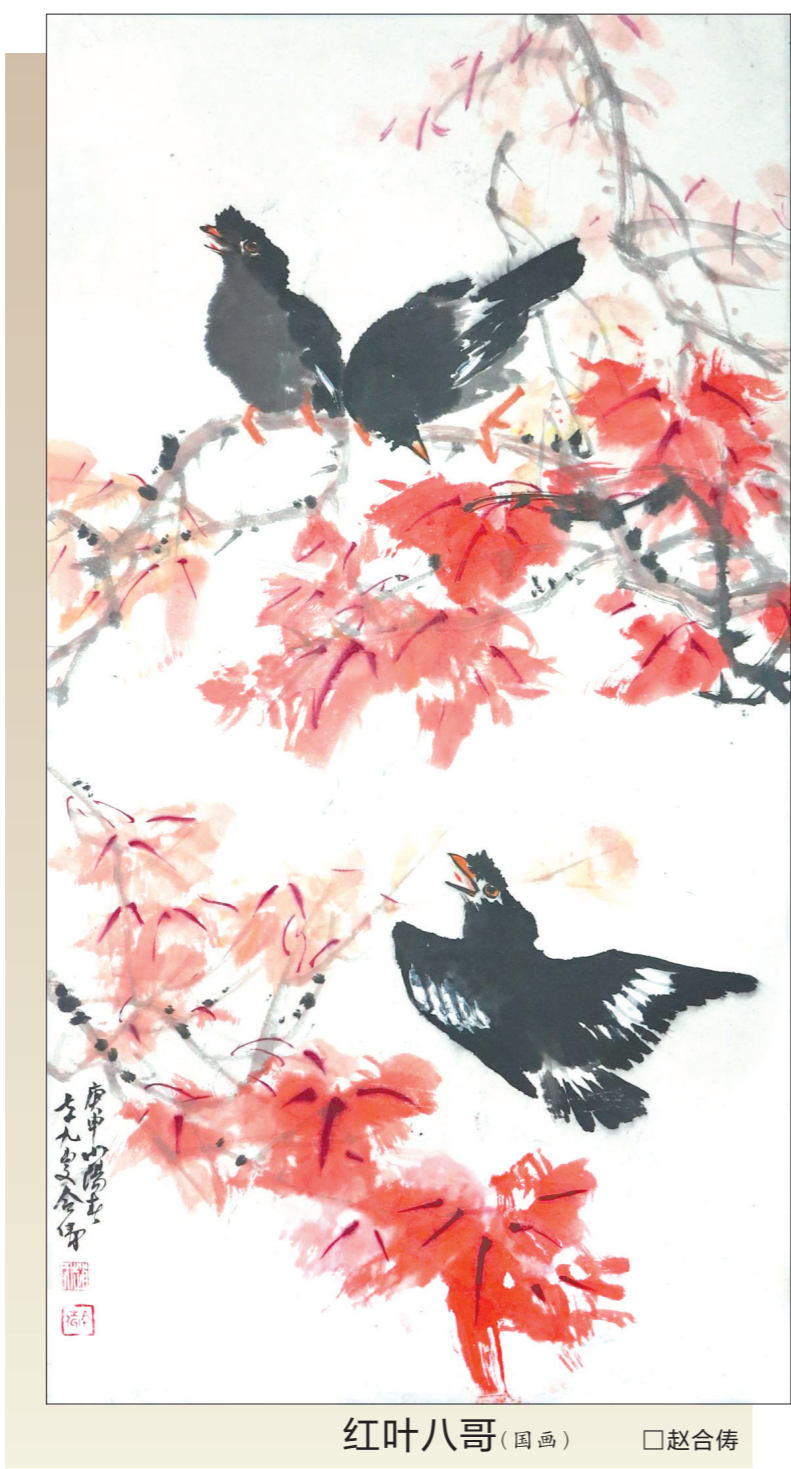
人。人行道上、马路中心、交通灯前、大楼旁的台阶上、街东街西、这街那街……密密麻麻，如潮水、河流、大海一样遍布——这是一个无处无时不看到人的地方，是一个不需任何派对的地方，这里，分分钟秒秒都在举行世上最为盛大的宴会，哪怕夜阑人静的三更，依然能在稍微歇歇的空气中，触摸到白日曾经的热烈与繁忙、喧哗与骚动……

在中国，多少次，我想不起自己在澳洲的电话号码。假期后返回澳洲，感觉似乎变了。

公园，空阔孤寂；阳光，明亮沉闷；汽车，风一般无情来去；街道漂亮，却不见人影，空空荡荡冷冷清清。夜晚，黑漆漆的天空，黑漆漆的路，隔老远，一根冰条似的光，一线冷飏飏的光。走半天，幽暗夜色中，显现一对散步老夫老妻，牵着一只狗……唐人街的繁荣、中餐馆的热闹，以及带着张狂、醉意的麦克风声响，竟像旷野中飘落的几片秋叶……

多年的看重与经营，一时间，变得像个可以忽略不计的“小数点”。这一晃，三年没回国了。

甚是想念。



红叶八哥(国画) □赵侗

一代宰相成了无房产，租房度日

王安石三不爱

□刘诚龙

很多妻子醋意重，比如唐朝房玄龄，想纳妾，奈何其妻不拜。唐太宗来做媒，其妻都不许，唐太宗递一壶“毒酒”给房玄龄，房玄龄不肯，朕毒死你。毒死我，我也不肯。把唐太宗递过来的“毒酒”(葡萄酒)给她喝，她端起就喝。唐太宗转身对房玄龄说：老房啊，你死了娶妾这份心吧。

“妙曼蛾眉侧，黄金白银旁，尔心都不动，只想见中堂。”说的是男人三大爱。荆公去了第一爱，不爱色；荆公爱财不？不爱。古往今来改革家，若说权力之大，荆公或是数一数二的，荆公变法之初，宋神宗几乎将所有权力都授予了王安石，别说相权，便是皇权，宋神宗也很大部分给了荆公。荆公权力那么大大，肥私私，也是改革家。明朝张居正，也是改革家，也是大权在握，张居正贪权、贪财，两手抓。张居正改革，明朝确实富起来，自家也富起来了。

王安石变法，让国家富了起来，自家依然贫困。张居正回家奔丧，地方官接待，都是满汉全席，上桌都是百八十大碗，他还还无下箸处。王安石生活特别简朴，四菜一汤都无，他吃

饭喝酒，就吃自己桌前那一碟，是豆腐便吃豆腐，是白菜便吃白菜；桌对面的，是鱼是肉，是海参是山珍，他都不伸一筷。有人曾见荆公脸色差，“病喘”，有人给他送了“药团”人参，很难找到的，“赠之树两，不受”。王安石退出官场，两袖清风，宦囊萧瑟。晚年患大病，以为将归道山，将平生积蓄与所住宅第，捐给僧庙。想死而不死，一代宰相成了无房产，租房度日。

王安石不爱色、不爱财、不爱权？不爱。他任地方官，朝廷多次要升他官阶，他几次都拒绝了。有人说，那是王安石欲擒故纵，捏权拿调，后来他到任京都，还当了宰相。到得京都，王安石是要权的，要皇帝授他大权，皇帝也授了他大权。他不要权力行不？官人手上若无权，等于是军人手上没有枪。官人有权，不是人问题，问题是握权干什么，为谁干。王安石权力确实很大，甚至让你感觉他握有权的，苏轼不合作？贬他；司马光反对，撤他。王安石如此用权，却是没一次用在私上，都是用在公上。提拔人易得感谢费，荆公没收过；处理人，更不易得更能

倍得活动费，荆公没收过。他没用权力谋过私利，他用权力谋取公益，他之行权，是为践行心中理想。

变法之前，王安石几次拒绝提拔；变法之后，王安石也曾被辞职，从京都转至南京闲居。职务被撤，蛮多都在寻求东山再起，找老上级，找新进士，乃至找小美女去公关，王安石从来不曾活动过；后来宋神宗觉得国家一日不可无王安石，打发人顾其茅庐，再请他出山，他干得不久，辞职了，“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，多用门下儇慧少年。久之，以早引去，洎复相，岁余罢。终神宗世不复召，凡八年。”

岳飞说，“文臣不爱钱，武臣不惜命，天下太平矣。”承平时，文臣不爱钱，其对国家兴亡，影响力比武臣不惜命尤巨大。文臣单是不爱钱，不够；文臣贪色，会把社会道德拉到烂泥塘去；文臣不爱色，不爱钱，爱权而滥权，世界肯定安宁不了。

王安石为相，人称三不爱。数千年官场，是绝无仅有，还是所在多有？王安石变法，在政治上得罪了太多的人，人人恨不得而诛之；但是私德上，他几为完人，人人都敬而仰之。